

計
部
奏
疏

人等廩糧工食例應有司出辦第近來

錢輔供輸民力已窮合無卽於臣部所發錢糧內照
巡撫例支給俟屯事稍有成績然後於所收籽
粒內取給庶地方不致擾累至於五種十利及
先後屯臣準功加爵力田開科等議俱聽寺臣
與屯臣叅酌會行以收萬全之利今姑未敢縷
陳若聯保甲明訓練另選設叅遊等官當徐議
於二三年後非臣等所敢預必也再照登萊收
集遼民賑恤不足議者不無隱憂近接道臣譚

昌言揭謂舊兵遼民皆可相安獨淮兵費處置耳該道素負才名言必真確第須申飭該撫臣令各分布安插得所可矣統乞

聖明裁奪恭候

命下臣部移咨各該衙門一體遵奉施行

天啟二年五月十五日上十八日奉

聖旨這屯田安民等事既叅酌詳妥都依擬行登萊處置兵民着通行申飭欽此

戶部尚書臣汪

等謹

題爲賊勢復張巖城疊陷蜀事萬分危急軍需一
切匱虛懇乞

聖明亟發帑金專官解運以救危疆以固人心事專
理新餉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張謫題前事內開省圍雖
解而奢酋誓死不歸札營於茜草壩者大小共
十九營連攻陷長寧珙縣二縣崇明歸巢復出
統兵十四五萬勾連土司分作六路連戰八晝

夜攻尅建武督撫兩臣調發各兵皆久頓於重慶城下相去遼濶不及策應總兵楊愈懋尚在嘉定不能救援於是犯嘉定犯敘府復犯省城之報一日四五至蜀城士民驚魂未安藩臬諸臣束手無策臣與諸臣蒿目腐心括之無可括借之無可借只有涕泣哀籲於

皇上再沛發六十萬兩卽時解省接濟結大營於瀘敘之間尅復建武保全敘州俟重慶復而各兵集直搗巢穴掃清逆黨會兵黔西相機剿撫

之除兇雪恥計日可報臣草疏將畢續見戶部
一本奉

旨准發帑銀三十萬兩分解總督及鄖撫濟用卽就
三十萬而中分之纔十五萬耳尚不敷恢復遵
義一處之用再乞

俞發四十餘萬務足六十萬之數尤全蜀文武士民
東向號泣而不能已於言者也奉

聖旨川省總督官疏請已有旨了着該部作速議覆
欽此案照先該總督川湖雲貴軍務兼理糧餉

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我續題
爲蘭首之逆焰未熄水酋之警報忽聞懇乞

聖明俯賜本折錢糧以保西南半壁事奉

聖旨川省圍已久解總督官便當進至重慶相機征
剿這本如何通不說及兵餉已陸續督發未見實
用念地方緊急着再行酌處該部知道欽此又該
督臣題爲驚聞逆榜流傳昧死錄呈

御覽等事奉

聖旨這奏內四川貢扇准暫停免留充軍餉其茶盤

硃漆銅錫等項係上供急用還照舊解進餘着該部議覆欽此又該巡撫湖廣等處地方兼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薛貞題爲黔省道路難通逆酋黨羽益熾衆兵乘時夾剿糧餉一時不措懇乞

聖明動楚餉以應黔急事奉

聖旨這奏內未完漕糧及見在水次南糧准留解貴州充餉餘着該部議覆欽此又該湖廣道御史徐卿伯題爲奴氛甚熾黔禍更慘等事奉

聖旨默危急援已有屢旨這所奏着嚴行督撫各官
上緊調度多方力救本內所薦麻鎮等卽與議用
餉銀已給發的作速催解仍酌量措處務濟急需
該部知道欽此又准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湖南
川東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三善疏
稱爲總鎮已入會城寇兵阻截運道等事內開
前請湖廣辰常等府錢糧總計無幾乞要加增
通省南兌遶餉銀米共五十萬等因通查案呈
到部臣等看得成都解圍重慶急攻遊金之

就爛而茜草扎營建武占據負隅之虎難撓蠹
爾蘭酋尚懷捲土瀘敘成都之間未可便謂無
事卽令重慶旦夕遂下猶防其潰奔建武撲滅
未期况安邦彥挾苗仲鳴張於貴陽王石二賊
煽播民蜂聚於遵義烽火相連聲勢相倚當事
者若欲盡殲蘭寇以及安則勢合恐相陰助若
一面論散安黨以孤蘭則力薄易於摧枯師之
久近費之多寡當自有別第事在彼中兵難遙
度且非臣部所宜言惟是目前大衆雲集有督

總分統之兵有耶黔分進之兵有各道自募之
兵有各將原領之兵有各土司調聯之兵有鄉
紳義勇效用之兵兵多則餉多諸臣屢牘而請
大聲而呼亦迫于勢不容已

皇上命臣部覆議酌處臣等敢不悉心籌量以慰
聖明宵旰之慮諸臣所請或言

發帑或言留用遼餉夫遼餉專爲遼事而設者也遼
雖去而兵不可減遼陽失則兵集廣寧廣寧潰
則兵集山海計廣寧去冬兵數約十三萬今集

山海者已七萬

京師增募已二萬餘而陝西新兵五千閩兵三千
廣兵三千五百賈祥浙兵五千後先解橐津通
游御史江淮兵萬餘又待哺登萊矣近議遠募
狼兵萬餘尚未入數兵未嘗減餉安得有餘况
入餉之孔漸少出餉之孔漸多臣未敢瑣陳卽
畿輔蠲派三十餘萬川省蠲留將二十萬楚黔分
留三十餘萬近日屯田安插用十萬皆

皇上所洞知也又况外解同於望梅搜括多成盡餅

旦夕將有庚癸之呼臣等方皇皇擬具疏以
請而猥云留用遼餉毋乃獨見一隅未窺域外乎
夫蜀黔之危急如彼臣部之詘乏又如此非仰
微

皇上再霽捐發真無策矣伏乞

皇上軫念蜀黔封疆當亟爲整頓生靈水火當亟爲
救援

俯從御史張論徐卿伯二臣言

再發帑金四十萬兩以三十萬解四川督撫二臣以

十萬解貴州撫臣聽其督兵進剿支用儻四川
兵多糧餉不敷准於湖廣布政司將本部未解
遼餉動支二十萬兩預備四川督撫取用接濟
其湖廣水次南兌米九萬石及蜀省應進川扇
已奉

旨者聽照舊留用其各項京邊遼餉應解本部者仍
舊速行解部以濟

京師山海急需仍乞

皇上嚴勅督撫諸臣約束文武將吏各潔已恤軍速

圖蕩平奏績毋襲虛冒近套毋或觀望遷延致
二省遺黎久罹劫戮之慘且令

朝廷有師老財匱之憂危疆幸甚臣等幸甚

天啟二年六月初四日上初七日奉

聖旨內帑空虛姑念蜀黔危急准再發二十萬兩給
與四川十萬兩給與貴州其湖廣遼餉亦照此數
動支分給督撫各官還嚴行查覈不許冒破仍督
率將吏協心進剿毋得逗遛觀望虛糜錢糧欽此

戶部尚書臣汪

等謹

題爲民窮萬分可矜加派萬非得已懇乞

聖明寬諭小民暫供輸以佐緩急

申飭有司崇節愛以裕催科更請

躬先儉德酌裁省以濟誦乏事臣惟司農號稱地官
地以養民爲職九分疆制賦軫窮恤隱使民不
致失所皆地官職也故天下之大有匹夫匹婦
納於溝壑臣部實恥之乃今民生何如也物力
竭於生齒之繁財用耗於游惰之衆天災不常

夷治多厥平居已不無呻吟愁苦之聲重以奴
酋發難加派搜括征辦騷將五載於茲間閭
之困乏月異而歲不同矣往臣在南中見有苦
加派者臣猶謂富室猶捐膏粱貧人猶勦力作
錙銖或不難辦乃今詢之北地富而膏粱者幾
何其饑寒無賴挈妻子逃亡者不可勝數安問
力作仰蒙

皇上軫念畿民窮困特蠲加派則溥海間閭之失所
聖心必能燭照寧俟臣言顧今日時勢非放牛歸耕

銷甲鑄鋤之日也遼疆旣沒寇迫門庭榆關之
旅厚集薊門到處增防登萊揚渡海之帆通津
戒重門之柝

都城豫戰守之師議者謬謂遼去則兵減餉亦可
減不知兵未嘗減也况乎蜀黔繼亂滇楚俱危
徵兵徵餉紛遯而至自

皇上屢發帑金外臣部動支新餉亦復不少臣與同
官及司屬方皇皇焉瓶罄罍空是懼如是而謂
加派可遽減乎非不欲減以息我憚人無奈其

朝蜚夕輓以奉戰士何也夫下之望減甚切望而不遂則怨今欲使民不怨將何以少慰其望

臣願

皇上推赤心置小民之腹以

仁言當雨露之恩亟下

明詔布告海內使咸知

國家不得已用兵與不得已加派之故靖邊懾者所以寧方內費芻糧者所以衛蒼生祗因將吏不戒財粟殫亡無益於成敗今邦政一新賞罰

嚴明西虜傾巢爲我保塞想蕩平有日願吾民
各懷忠義暫效輸將以共圖太平之福姑俟一
二年相酌時勢漸議蠲減如

畿輔例其有初派失均如楚之長沙一府中州之
上蔡西平等縣山東之兗屬州縣但有加派倍
於正供或踰正供三分之一者各撫按官卽急
爲覈處或議抵或徑減毋令有畸重爲向隅困
臣知海內小民將有聞

詔而感泣者愁怨之聲或可少紓也又願

皇上察親民之吏無如守令催科之善全藉循良亟
申飭有司各以保民報

國爲心以節用愛人爲務如清詞訟輕贖罰革耗
羨驅衙蠹絕餽遺等事皆設誠而致行之官無
煩苛之政下得俯仰樂生然後供輸可辦今
外士紳相與談論民事在北地則云火耗太重
若有司肯盡革去則火耗可供新餉矣在江南
則云胥役騙索太橫若有司果能清除則新餉
可供一半矣至於官評從起之上司聲譽定

之津要竿牘間遺春秋不絕若送者受者果能
一槩洗滌所省尤多此撫按綜覈不可不嚴者
也天下守令衆矣惟華亭令章允儒極意節省
併自理紙贖等項俱代民輸辦華民三歲未見
加派長清令劉國英亦以節省爲民代輸者一
歲此皆循良美政昭灼在人耳目夫天下郡邑
盈訕不齊臣安敢必其與華亭一律第得實心
節愛能爲民減一二釐亦是涓滴之賜卽不然
而苛政盡祛俾得安生供賦愁怨之聲亦或可

少紓也夫加派未能遽減矣卽加派供輸無負
遂可救目前緩急乎猶未也亂彌起而勢彌蹙
事愈多而費愈繁顧瞻中外危如累卵臣不得
不披肝膽以懇於

皇上矣自有東事以來臣部請

勅廷臣集議已至再三去冬酌定兵數約二十四萬
餉數約七百餘萬海陸運費俱在其中然加派
新餉分於臣部者實止三百六十六萬僅足餉
數一半外一半取給於鹽課錢法岡地典鋪契

稅等項今

畿輔川省之蠲停楚黔各撫之留用已去一百二十餘萬所存只二百四十餘萬而湖省之七十二萬以蜀亂遷延未解東省之四十四萬八千原爲登萊用者又近以民亂那移則所謂三百六十六萬者實在幾何其一半或取給鑄錢謂可得二十萬今蜀亂銅鉛梗矣謂問地可得二十四萬今兩撫臣僅以數萬報矣典舖稅契謂可得五六十萬今杳無消息矣若抽扣之削針

優免之亡等貴賤含怨卽輔臣皆知其有名無
實而欲取必七百萬之數以供二十餘萬之士
馬其可得哉東西萬里

皇上之封疆也華夷一統

皇上之

社稷也當茲時勢艱危兵食交困臣等敢不殫心竭
力爲

社稷計尤願

皇上自爲計

光昭儉德裁節冗耗以濟軍興之乏此今日肅不容
已者也十庫顏料等項可改折濟邊諸臣屢稟
未蒙

俞允前之久藏者已多朽壞今之新納者又多濫惡
謂宜

命科道官逐一查驗令每歲得改折一半則無用化
爲有用所當亟議者一金花一項

祖宗朝俱解貯臣部除武職俸糧外餘皆以充邊餉
世宗皇帝時倭虜交訐實賴此接濟至萬曆七年西

虜款貢無事始盡歸

大內爲賞賜用今邊警視

世宗時何如節賞賜而供邊餉計甚便也所當議者
二光祿寺

內供歲用數十萬惟辟玉食誰云不宜然聖王遇
災猶減膳徹樂况今嘗膽臥薪之日乎誠

命寺臣傳聞每月供應細數仰俟

聖明親裁浮溢則一朝之饗可使三軍宿飽况當議
者三山龍華蟲藻火黼黻

天子之法服也其燕服則布素可親三澣可御今紬造

龍袍動至數十萬疋無所措手且科及窮民願聖心獨斷

命中宦從約從緩則一衣之省可使二軍挾纊所當

議蓄田

皇極贖爲萬國觀瞻明建末期而鋪設預行於南部費以數十萬計似宜暫停寬營繕之後以畢力於干戈所當議者五自古聖帝明王必稱堯舜

禹禹圖親見堯舜而效法之者也乃孔子贊禹
惟曰菲飲食而致孝鬼神惡衣服而致美黻冕
卑宮室而盡力溝洫我

皇上學爲堯舜願於禹之克儉加意焉臣嘗思
皇祖先年上者

兩宮之承歡下有

聖子神孫之篤愛費用或當稍寬今

至尊惟

皇上一人

官闈之用旣簡

麟趾之慶方來前五議者於此時不節何時可節且
非臣敢爲臆說先部臣嘗屢言之科道屢言之
閣臣爲

皇上心膂又申言之今巨寇在門四方多壘於此時
不從何時可從伏惟

皇上穆然深思亟與閣臣籌度

早賜允行儻微

皇上靈寵俾軍需稍有盈餘然後將窮民加派以漸

停減收將渙之人心振維揚之

聖武內銷奸宄外戢夷虜庶幾有日耳臣老且病不能久事

陛下蹇蹇孤忠敢急呼以

聞伏惟

聖明垂察臣等下情無任戰慄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啟二年六月初七日上初十日奉

聖旨覽奏知國計匱乏措處甚難加派累民朕非不

軫念但封疆多事百姓稍助糧餉亦是自保身家
稍候事寧卽與蠲免其兗州所屬及長沙府河南
上蔡等縣或有兵亂或輕重失均各該撫按官卽
與酌處朕宮中每事節省又屢發帑金充餉皇極
殿鋪設亦已停免皆是爲民德音其金花袍段光
祿寺供應十庫顏料等項俱不可缺以應急需爾
每還行與地方官嚴禁火耗多行善政共拯民艱
違的叅來拏問重治不得容隱欽此

戶部尚書臣汪 等謹

題爲虜情孔棘兵食單匱懇乞

聖明俯垂西顧以保危疆事陝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起元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除火吉二酋協謀東西相應情形叵測應行事宜聽兵部議覆外爲照捍禦邊陲必糧餉充足

士馬飽騰庶夷虜各伏巢穴不敢窺我邊疆惟是該省四鎮額餉取給於京民二運京運解自各省因連年催徵罕至太倉匱乏致天啟元年以前積欠數多仰荷

聖明俯從臣請

慨發帑金酌派各鎮以濟燃眉俟外解陸續漸至當照數給發至於民運以本省惟正之供留充四鎮軍需之用乃節年拖欠視京運更倍今各鎮催餉動以糧匱兵譁歸咎於京運之斷絕而民

運近在几席豈可任其拖負而置之不問乎先
該本部題爲邊餉必不可缺等事因九邊缺餉
各省多通議將各省直府官錢糧未完二分以
上者一槩住俸督催停其陞考已經題奉

欽依通行省直遵行訖今督臣議將該省民運錢糧
總責該布政司分責守巡各道照依考成新例
分別完欠分數一併叅處誠提綱挈領飭法救
時之急務也蓋四鎮錢糧資於京運者十四資
於民運者十六彼州縣之僻遠纏弛難於馭齊

布政司之劇煩鞭長難於及腹惟守巡各道分
轄僅十數州縣臨親而精神易貲事簡而弊蠹
易清誠併以考成之法責之令各置循環文簿
按季赴督撫衙門比較歲終將見徵帶徵錢糧
完欠數目造報臣部該督撫每歲查叅與府官
一體住俸督催停其陞考則紀誨先行於大吏
郡邑自肅於奉公如是而民運猶有宿逋臣不
信也旣經督臣酌議前來相應題覆恭候

命下容臣部咨行督撫併咨都察院轉行該巡按御

史一體遵照施行抑臣猶有說焉該省民運雖有查叅乃今天啟二年方

奏報至四十六年其四十七八等年臣部雖按月嚴催杳無消息以故查叅職名多係去任丁憂住罰降斥半是雜流下品雖郡邑間有壓徵勢難一律而經管委諸前任法得稍寬何怪乎吏治之日蹙而邊餉之多匱也伏乞

嚴旨申飭以後責成各守巡等道照今新例催比每至年終卽查本年經管各官錢糧完欠若干於

次年春開報督撫據實叅劾毋虛捏以掩目前
毋後時以開規避庶考成有必行之法百吏杜
倖免之心餉足兵強端必繇此矣

天啟二年六月十三日上十六日奉

聖旨是其稽查錢糧完欠叅劾經發各官俱依擬著
實行欽此

戶部尚書臣汪

等謹

題爲妖賊謀截漕道

天討難稽懇乞

聖明亟勅南北撫臣合兵會剿以速蕩平事臣等接
得總督河道工部右侍郎陳道亨揭爲要鎮被
陷運道堪虞再

請亟勅防護沿河糧艘以重漕儲事據淮徐道報稱
六月初十日滕嶧二縣賊兵會合萬餘將守備
葛秉忠官兵拒敵敗走又兼秋秣高深遍野四

外藏伏賊以正兵誘敵兩翼抄我兵之後攻殺
遂陷夏鎮煙焰衝天百姓紛紛南竄等因又據
揆報西路梁家樓老巢妖賊衆多拔寨由鉅野
大義集魚臺欲趨夏鎮合營等情竊照夏鎮據
南直山東交界爲水陸咽喉且逼近徐邳蕭礪
豐沛數處其人多豪悍敢勇奮臂相邀不難響
應而妖賊老巢離寨復相聯結尤爲可慮自淮
徐以北臨清以南千餘里河道無處不危村鎮
旣肩鑰多逃郡邑亦閉關自守其誰得移餘力

於運道者今濟上止夫兵六百名與新募標兵
五百名固守城垣外僅有調到河南毛兵一千
名分布防守南陽等處兵力單弱亟賴山東南
直合兵會剿夏鎮巨寇以通糧艘以無悞運期
等因臣等看得夏鎮爲徐濟交界之地商賈輳
泊民居殷阜可當滕鄒一邑雖無城郭之固而
高樓三四十座賊亦可據以爲巢穴者也今糧
船畢集於沭河上下去夏鎮近者數十里遠者
一二百里而嶧縣在沭河之濱亦爲賊所據東

西相應以與糧運爲難彼千萬之運卒器甲不具十三司之把總統袴無能其誰與抗拒者夫烏合蜂聚之寇利於速勦速勦必用多兵今東省鋒兵最強數不過三千臨清及各道兵亦不過三四千廣兵往滕鄒者不過三千五百合之則爲懸軍彼東西出沒何以應之分之則爲孤旅彼千萬成群何以當之與其勦遲而費多不若兵多而勦速臣等竊計淮撫先發兵一千在徐外仍宜亟發二千以趨嶧縣東省鋒兵與廣

兵宜以一半亟取滕鄒以一半趨夏鎮天津撫臣宜亟發五六千選良將二員統領直趨張秋保定撫臣宜亟發二千從清河直趨臨清各聽總河及撫按調度各隨賊嚮往相機截殺蓋臨清張秋亦賊所垂涎衛漕道與衛地方總是一事不得以畛域分兵力既集兵威自振沿河千里居然有虎豹之勢賊來則無不撲滅賊散則購取渠魁務期以一月之內迅掃蕩平庶糧運無虞而中外人心舉安除淮兵保定兵各有本

處月糧天津及廣兵各支本部新餉其行糧應
支本色聽山東撫臣於東充召買米豆內計日
支給事完具數開報有兵有餉臣知么麼小醜
不足平也事關漕運係臣部職掌因賊勢危急
故敢披瀝以

請伏乞

天語嚴勅南北各撫臣作速調發臣等恭候
命下星夜移咨前去催督併知會各該衙門一體遵
照施行臣等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啟二年六月二十九日上七月初二日奉
聖旨妖賊阻運着天津保定巡撫酌量發兵會同該
省直上緊勦除餘如議行欽此

戶部尚書臣汪

等謹

題爲逆賊結連大叛全滇力匱難支懇乞

聖明亟賜兵餉以救萬分危急事雲南清吏司案呈
昨接得雲南巡撫沈儼外疏稱內稱自奢酋發
難義不共天竭力徵調發兵救援難以牽賊內
顧早解蜀圍盡臣子城此朝食之志不料我兵
方至畢節而安効良結連水西叛目阻我師道
都司楊明廷等一時陷沒而貴州上六衛安莊
安南普安諸夷接踵蜂起攻城焚站州衛請救

甚急不得已亦發兵應援復被詐降再沒都司
李天常等兩路大軍強半淪亡加以內地需益
叛目同牝妖設科攻圍需益繼陷平夷衛城焚
劫曲靖變水一帶村屯盡成灰燼而東川祿
鍾復與安効良設科同謀聲言攻武定尋甸二
府直薄會城全省岌岌危如累卵於時調募灌
土官兵三萬餘衆尚不能畫地而守復值年饑
無米各兵逃散紛紛計月費餉銀三四萬兩地
方疲敝莫支司庫旦夕將罄鎮臣沐昌祚

二萬金譬之涓滴臣等暨大小臣工以及鄉紳富民勉強輸助尚不足充半月之用倘外患未得卽除內兵難以遽罷餉銀不繼脫巾一呼叛逆乘虛而入則西南一隅之土宇無復見天日矣萬不得已會同鎮臣沐昌祚按臣楊春茂合詞上

請伏乞亟

勅戶部覆議或發

內帑或發部貯或發兩廣急動一二十萬蹂田州

星夜解發前來以濟燃眉之急等因案照先准
兵部咨爲飛報萬分緊急軍情事該雲南巡撫
沈儆炆題前事爲照蜀氛未掃黔難正殷而滇
中土司之警又見告矣據該撫報逆黨安効良
等擁衆數萬攻圍郡邑則前奉

旨援黔之兵必未向黔合無就滇爲援亦可以牽制
向黔之賊但滇中糧額本薄庫藏如洗仰祈

皇上卽發帑金十萬仍令戶部着緊設處以濟急需
等因奉

聖旨滇省就近應援依議行餉銀着該部作速議處
欽此又該巡按御史楊春茂題爲黔夷復叛滇
兵掣肘三省孤危萬分緊急懇乞

聖明亟

勅廷議急發兵餉以救荒服燃眉事等因奉

聖旨這協剿兵餉併催趣黔撫俱有旨了該部一併
議奏欽此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奢安二
酋相繼作逆滇撫義切纓冠方調發兵爲救
蜀救黔之計乃一截於畢節再截於烏撒而內

地震益叛目攻圍焚劫欲直薄會城嚮之遣兵
救隣者今自救不暇矣嚮之爲隣請兵請餉今
且以本地乏餉請矣彈丸荒服賦額不及中州
一大郡雖鹽課贖罰新餉等項俱聽留用亦不
過六七萬金先年該省用兵嘗於蜀庫借用三
四十萬今全蜀半墟望濟方同涸轍孤滇萬里
何處可汲西江竊意滇與黔蜀皆

朝廷封疆滇之軍民皆

皇上赤子頃二省告急旣不惜

捐帑數十萬給與充餉豈於滇忍坐視其危困而
莫之恤乎伏乞

皇上一體遐陬亟發

帑金十四五萬前往接濟俾西南半壁獲保無恙
實

宗社無疆之福也今蜀黔兩路俱塞臣與滇中士紳
商確宜於廣東動支遼餉

勅行兩廣總督差官取道田州星夜速解所發
帑金留抵廣東應解遼餉之數於計甚便臣等又

惟該省孤懸天末餉本難通苟可以濟軍興自當從宜設處查得本部東征新例凡監儒武職吏承人等援納及加納者每百兩減銀十兩今該省遠僻合無准減二十兩以廣招徠彼殷阜之家必當響應可爲助餉者一該省地產銅錫各省直鑄錢製器皆利賴之今兩路暫梗銅錫壅而不流倘就彼鑄錢行用息當再倍可爲助餉者二撫臣處危急之際運變通之權想籌畫尚自多方非臣等思慮所能悉及也旣經奉

旨議處相應覆

請恭候

聖明截奪容臣等遵照咨行兩廣川貴各督撫衙門
併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一體遵奉施行

天啟二年七月初五日上初八日奉

聖旨帑金已有旨了其援納鑄錢着行與該督撫按
官隨宜調度以濟軍需欽此

戶部尚書臣汪 謹

題爲欽蒙

聖諭仰見

儉德光照

慈仁徧軫敬效敷言懇祈

擴充善政以亟奏安攘事頃於本月十二日閣臣抄
奉

聖諭一通傳發到部臣與同官二臣莊誦恭繹以
封妃大典所用錢糧免行部辦特於內庫查造應用

且惓惓於軍民之塗炭加派之重征明

聖意節匱惜財戒臣下軍需糜濫大哉

皇言真

節用愛人之盛心

爲堯爲舜之芳軌也一時大小臣工無不手額相慶

而臣部恭承

渙汗欣躍倍常敢不宣布

德音昭示海內臣民以對揚

聖天子之庥命然臣等竊有進焉昔帝舜與禹臯謨

臣謨謀於一堂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此帝舜之交儼
於臣也

皇上今日之傳諭實似之矣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
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
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臯
陶之責難於君也臣等敢不竊效陳一言於

皇上乎夫自奴酋發難蜀黔東魯騷動加派重征民
不聊生

皇上既明於觀火矣臣前具疏爲民窮萬分可矜加
派萬非得已請乞申飭有司崇節愛以裕催科
更請

皇上

躬先儉德酌裁省以濟訕乏而未蒙

繫允今

內用錢糧從內節用惟恐外辦爲民累軍需錢糧欲
隨處撙度亦惟恐派餉爲民困則臣儉德之言
或亦少當於

宸衷矣近數月以來中外諸臣奏苦加派者章滿

公車或出於撫按廢條或出於各省京宦或言槩
免或言量減豈其重封疆而忘

社稷之慮先桑梓而後

君父之憂毋亦曰民惟邦本本固則邦寧耳臣等竊

叨

國計民生之任養民養兵當交竭愚慮今所願陳
於

皇上者亦惟是仰承

德音再申

儉德之請願

皇上擴充之而已如金花原係外庫錢糧

祖制甚明卽節省一半還之臣部照舊濟邊可得五

十餘萬而賞賜未甚虧也光祿

內供節省三分之一可得十餘萬而

玉食未嘗損也十庫雜料等項改折一半可得二十

萬而耗用未嘗乏也

龍袍織造節省三分之一可得二十餘萬而

服御未嘗少也或曰

皇上仁儉天縱何靳於轉園第內侍有鋪墊諸費未肯遽省臣竊謂內侍中亦有明義理知詩書者倘念及時勢艱危其忠義真心亦勃然不容自已寧肯爲小利妨大計也臣等又惟頃歲地畝加派兵工二部分用一百二十萬爲募兵安家造器之需原議募兵完日仍歸臣部以充兵餉倘前者節省之請

皇上慨然俯允合此一百二十萬共計可二百二十

餘萬盡以餉兵其於加派重征或可少蘇則請
下明詔自天啟三年始地畝加派減免三分之一每
畝九釐止徵六釐暫與小民休息俟遼事寧日
悉行停止而又飭有司之節愛以養吾民禁債
帥之虛濫以養吾兵此一舉也需

九重雨露之恩慰萬姓雲霓之望將率土臣民咸祝
萬年麟趾之慶而人心既固

聖武益張

祖宗金甌全盛之天下可恢復於會朝矣臣等竊窺

聖度如天因

封典一事之節省推而爲數事之節省非難也且時
值公私交匱不得不出於此卽今日不聽臣言
他時計必出此伏乞

皇上俯鑒愚忠亟與輔臣商確

蚤賜允行庶人心蚤固一日天下蚤安一日臣等下
情無任惶悚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啟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上二十八日奉

聖旨海內民困諸臣各念其鄉奏免加派朕以天下
爲家視民如子豈不軫念但軍興需餉方急稍平
自當報罷撫按各官果能嚴禁有司火耗侵漁錫
遺諸弊小民何至重困覽奏具見苦心兵工二部
分用銀兩仍歸爾部國計日訕還從長條劑其袍
服金花監庫內供錢糧歷年舊額不得屢形章奏
歸過朝廷欽此

戶部尚書臣汪 等謹

題爲黔患屢厯

聖慮滇危更切孤懸懇乞

聖慈亟發帑銀以廣

皇仁以冀遐疆事雲南清吏司案呈到部先該雲南
撫臣沈儼舛等會題爲逆賊結連大叛全滇力
匱難支懇乞

聖明亟賜兵餉以救萬分危急事奉

聖旨該省告急着總督及鄰省巡撫官上緊救援先

帑銀內唯發十萬兩作速解用餘着該部議處欽
此臣等竊惟

明旨所傳先

帑銀十萬乃臣部兌留川貴充餉之

帑銀也除差官解發四川十萬兩貴州五萬兩外
兌留十五萬兩因外解阻塞太倉如洗而山海
等處索餉急如星火遂以十萬發山海以五萬
發天津各抵新餉支給復具疏上鳴懇

宗臣部不得已之

請亟發帑銀十萬前往接濟等因奉

聖旨依議行欽此臣等竊復自喜前云先

帑銀內者明指川貴兌留之銀已抵給新餉矣後

云依議行者似

軫念雲南危困之狀當別

賜捐發也靜俟旬餘恭候

傳旨赴領而

繪音未霽臣等始不能無疑豈

聖衷猶持樽節之意未即慨發乎顧今日西南之勢

最急者莫如黔可危者亦莫如滇黔於滇爲咽喉滇於黔爲唇齒今貴陽圍困日久援師失利皇上特諭戶兵二部急發官兵進援速催銀米運濟其爲黔計慮甚周悉矣乃滇中土夷蠢動破城圍郡與黔不異寧能晏然不爲動念乎且蜀黔二省發過

帑銀共一百餘萬而滇自告急至今曾未得毫釐之餉竊恐彼中文武吏民必跂踵而望曰聖天子有至仁焉視二省困於兵戈不啻衽席之

何獨遺我此亦夏暑冬寒之咨所不能免者也
惟

皇上憬然深思亟發

帑銀十萬以廣一視之恩容臣咨行兩廣總督於
遼餉內對支十萬依滇撫原疏取道田州解赴
軍前聽用所留

帑銀十萬容另疏

請發山海以濟緊急之用蓋山海關內遼民擁聚甚
衆非餓死則爲亂爲盜得此十萬金設法而安

計部疏

卷二

全之則旣拯滇民於水火又起遼人於溝壑能
活億萬人命則

皇上億萬功德也此臣所以不避再三之瀆而亟爲
控籲者也伏祈

允賜施行臣等幸甚封疆幸甚臣等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啟二年八月十四日奉

聖旨雲南危急遼民窮困皆朕所軫念准發帑銀五
萬兩爾部卽行文兩廣總督官於遼瀕內對支解

給其帑銀留充賑濟欽此

戶部尚書臣汪

等謹

題爲

陵京重地邊長時危兵虛餉薄非增餉無以聯軍心
非足兵無以固關守萬不得已會議簡確合詞
額

天懇乞

聖明立賜

俞允以保危疆以安

宗社事貴州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順天

巡撫李瑾會同經畧尚書王在晉行邊總督尚書王象乾直隸巡按御史倪應眷巡關御史梁之棟題前事內稱薊爲

神京左輔昌爲

陵寢所居視他鎮倍重當此多事較平時更苦今兩鎮營路各軍月糧大月止領七錢小月止領四錢五分近日各處募兵俱月給餉銀一兩五六錢不等新舊一軍厚薄兩餉欲用其命須恤其私查得薊鎮三協原額馬步軍丁除修工班軍

三萬不足當兵外見在冊官軍止七萬六千有
許內除募兵四千七十八名食餉稍厚三屯左
營調操勇壯一千五十六名原糧隨各路造支
不議外雙糧一萬二千七百五十五名上半年
爲大月每名每月糧銀一兩四錢今議照舊下
半年爲小月每名每月糧銀九錢議加鹽菜銀
三錢單糧五萬八千二百五十九名上半年每
月糧銀七錢今加鹽菜銀三錢下半年小月每
名每月四錢五分今加鹽菜銀三錢五分內山

海路單糧一千五百四十七名大月加鹽菜銀
三錢小月加鹽菜銀五錢五分總計全鎮一年
共該銀二十五萬二千二十五兩五錢其內原
有行糧口糧本色扣截前銀充營路等官薪水
入衛客兵加鹽菜銀三錢衛所城操月糧務足
八斗每斗折銀四分俱於前項扣截行糧銀內
動支不另添設原額馬騾二萬九千四百八十
一匹頭內有支草月分不等馬騾一萬四千六
百六匹頭每匹頭每月加草三十束每束折銀

一分七釐共銀三萬九千四百八十七兩二錢六分以上應增舊軍舊馬歲該銀二十九萬一千五百一十二兩七錢六分外燕河路及中西二協隨新增兵馬不等歲該銀二十七萬二千一百餘兩至於昌鎮原額馬步軍丁二萬四千九百有奇除雙糧不計外其單糧一萬五千二百四名每名每月加鹽菜銀二錢原支行糧七個月一百六十名無行糧五個月給鹽菜銀二錢一年共該銀三萬六千六百四十九兩六錢

詞部
卷
原額馬騾除長支糧草不計外有缺月不等每
匹頭加料豆九斗每月加草三十束一年共該
銀一千八百四十九兩四錢七分外鎮守中營
議新增馬步軍七百七十餘人歲該銀一萬七
千餘等因奉

聖旨該鎮保障京畿這增餉添兵事宜着該部看議
來說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案呈到部該臣等
看得薊鎮於

京師猶門庭也遼東猶藩籬也藩籬旣撤則守在

門庭故屯重兵於山海內嚴備禦而外規恢復
爲今日之急務矣然自山海循邊而西直抵昌
平延袤將二千里中間三協十一路關隘之當
防戍守之宜固者不可勝數曩時所防者獨三
衛屬夷時入寇掠耳今奴酋非屬夷之比也其
志非止於寇掠也假道橫行何處不可闖入此
督撫諸臣所爲長慮却顧而以添兵增餉

請也第去歲遼陽陷後已經督臣題議於三協各設
車營計三營共增兵三萬六千又京發民兵五

千餘人今訓練一年或當精銳可用則添兵之
議似姑可緩矣惟是舊軍額餉原薄昔用之乘
障守望今責之操戈待戰新營之募餉獨厚舊
營之額餉不加勞苦同而肥瘠異人情似不能
堪卽云舊軍自安故土與新兵捐妻子去鄉井
者有間亦須量加優恤以鼓其敵慨之氣毋令
有向隅之悲今據督撫原議稍爲裁酌除疏內
扣行糧充薪水加客兵戍守鹽菜遞加城操月
糧務足六斗俱於扣截行糧銀內動支旣不另

行添設相應依擬山海路單糧軍丁一千五百
四十七名大月加鹽菜銀三錢小月加五錢五
分俱奏一兩姑念其遠戍艱辛且爲數不多與
薊鎮雙糧一萬二千七百五十五名上半年每
月支銀一兩四錢照舊者免議外下半年原糧
銀九錢議加鹽菜銀三錢湊足一兩二錢者今
量加二錢定以一兩二錢單糧五萬八千二百
五十九名內除山海路一千五百四十四名外
其餘五萬六千七百一十二名上半年原糧七

錢議加鹽菜銀三錢奏足一兩者今量加二錢
定以九錢下半年原糧銀四錢五分議加鹽菜
銀三錢五分奏足八錢者今量加二錢五分定
以七錢馬騾二萬九千四百八十一匹頭內有
一萬四千六百六匹頭支草月分不等原議找
給長草俱照大乾折以一分七釐歲增四萬金
今照小乾折止增銀三萬三百一兩三錢七分
昌鎮單糧一萬五千二百四名每名每月議加
鹽菜銀二錢既去關門視薊稍遠所加鹽菜比

前亦相應稍廉并原支行糧七個月照無行糧
五個月一體給鹽菜銀二錢者今俱量增一錢
馬騾六千一百五十八匹頭內有支料草月分
不等馬騾六百五十七匹頭原議找給長料草
歲增一千八百四十餘兩今除加料一月依擬
外其草照小乾折給量增銀一千四百六十九
兩九錢六分以上二鎮舊軍舊馬所增之數較
之原議雖少十萬五千五百五十餘兩然實增
亦至二十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二兩六錢此非

有年例額數可取給於太倉之儲也第從督撫
疏議以遼鎮年例移之於薊也督撫之言曰全
遼旣失遼之歲額五十餘萬猶存昔遼存旣不
難竭薊力以保遼今遼亡獨不可移遼餉以保
薊若他日遼復又遞減以還於遼無難者此固
目前救急之詞已預爲他日長久之慮蓋二鎮
雖分疆域勢同唇齒遼亡而餉移於薊厚薊正
所以圖遼遼復而餉還歸遼存遼正所以衛薊
經權互用惟時鼓瑟豈容膠柱督撫諸臣合疏

有左券在矣然臣等猶有說焉薊門非苦無軍也薊軍非獨苦餉薄也役占多而差使頻技作煩而扣剋因雕鏤組繡之工飽而披堅執銳之士饑債師之囊橐充而窮卒之升斗乏所從來久矣自非大爲振飭盡剗弊規雖增餉數十萬未必爲三軍果腹是在撫道諸臣加之意而已
恭候

聖明裁允併乞

天語叮嚀容臣咨行督撫衙門及咨都察院轉行巡

按巡關御史各遵照施行臣等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啟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這薊昌增餉等事依議行其將領占軍扣餉諸
弊着撫道官嚴行禁革併行巡關御史不時查叅
奏處欽此

戶部尚書臣汪 等謹

題爲仰繹

明旨俯循職掌再申考核之說以圖蓄艾并陳一得之愚以濟燃眉事山東陝西等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巡視太倉銀庫禮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汪慶百等題前事奉

聖旨舊劄考核依議嚴行餘着該部議覆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臣等看得太倉歲額之逋至今日而極自非責成撫按督催併咨報

完欠以憑本部會同巡視科道歲終綜核叅究
則有司之玩愒何繇振飭邊餉之虧缺何繇接
應幸奉

明旨森嚴各撫按必能督率有司加意節愛以殫力
催徵京運與民運額餉與新餉俱當如期解納
毋貽軍

國之憂矣而科道二臣精思詳畫復有所陳議以
補臣疏之所未及臣等敢不悉心議覆以圖共
濟如倒批之防宜密也錢糧已經起解而續書

與解官爲市或僞印掛銷原批或洗改別項通
關兼以新舊絲焚影射百出此弊尤爲不少應
如二臣議凡省府起解錢糧於批外用竹紙照
批造簡明冊三本一送巡視一送部司一送該
庫用印釘封同批投進其開寫悉照河南山東
式樣某州縣某項額設若干某年月日差某官
解過若干尚欠若干今差某官解過若干尚欠
若干則漏匿之弊無所施完欠之實亦無所遁
此所裨於核餉者一也如額內之借宜還也太

倉歲入原不足以供歲出若稅契事例等項又
因遼事抽去莫可取償乃准兵借動鹽課天津
截留漕糧宜向新節裁以應邊鎮之急天津
截留漕糧宜還京糧補放折色至於事例之趨
大工偏枯已甚應如二臣議查照前巡視臺臣謝文
錦疏令各處援例總赴順天府上納另貯一庫
每季本府將收過銀內分作太倉若干工部若
干請

旨定奪庶度支水衡兩受其益而不至於相病此所

裨於核餉者又一也如漏卮之路宜塞也查各
項糧料有遼東塘撥有三總兵家丁有振威營
兵有錦衣衛健丁新餉不受則皆委之舊庫此
項原無額派若錦衣衛馬匹原係自行買補去
歲臺臣叅該衛無馬住支料草歲省可萬計乃
僉事萬邦孚復支料草抵充買馬數至八千餘
兩矣馬價本出兵部以戶部料草而代買馬此
典制所未有也應如二臣議塘撥家丁等項有應從
舊餉者容臣部分別給發其錦衣衛買馬一節

徑行停止聽從兵部請給以後有額外增設支
及太倉者一切報罷此所裨於核餉者又一也
至於

輦轂之下窮商苦累莫甚於供用庫之役原僉十八
家逃亡營脫止餘六人節經巡視諸臣題議以
珠寶雜料等商獲利肥而人數衆欲令代辦但
珠寶商昨歲已責辦十庫苦稱難應三役應如
二臣議許以供商編審之年卽准豁免庶可勉
強承認以後給發商價每一單辦完則先發一

單以甦其稱貸之困若

內庫鋪墊等項乞

勅各監局仰體

皇上節愛之心少寬需索庶浮費既省物價自平不
獨窮商歡呼祝頌其爲太倉節省者亦非淺鮮
也然臣等猶有說焉軍需之乏至於九塞庚呼
正供之通至於太倉瓶罄而四方兵革之擾尚
未有寧日臣部與巡視二臣憂心如焚不能
變砂磔爲黃金以資宿飽乃外之藩郡大吏獨

無憂

國奉公之念乎聞州縣錢糧間有輸之藩郡而藩郡不卽起解者是法之不行自大吏始也合無查照臣部議催新餉例在各省併責藩司直隸併查郡守如有遷延踰限不足分數者一體叅罰停其陞考庶綱紀肅於提挈徵輸無敢後至亦今日時勢之窮不得不如此者統乞

聖明俯允容臣部移會巡視二臣於今冬亟行考核一切釐弊飭紀悉如今議併咨各巡撫及咨都

察院轉行巡按御史遵照施行臣等無任惶悚
待

命之至

天啟二年十月初六日奉

聖旨錢糧匱乏這所奏俱依議行各布政司官併直
隸各府官一體案罰其鋪墊等費醫部料吏書人
等勒索不少何以獨責內庫著內外通行禁革以
稱朕體恤節省至意欽此

戶部尚書臣汪 等謹

題爲遵

旨酌量兵機併陳便宜之要懇乞

聖明采擇以奠危疆事專理新餉山東清吏司案呈
奉本部送戶科抄出廣西巡撫右僉都御史何
士晉題前事奉

聖旨這奏內各款都着速行議覆袁玉佩准暫留贊
畫林翔鳳着領勅前往宣諭土司該部知道欽此
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查先該兩廣總督胡應台

題爲叛酋聚攻省城全黔危在旦夕請兵救援
以解倒懸事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查得疏內議請兵餉與撫臣疏
同是一事除協援監督等款聽別部議覆其糧
餉轉輸二款係本部職掌擬合併覆等因案呈
到部照得撫臣何士晉疏稱臣奉

命撫粵適值貴州告急奉

旨趨臣赴任然未嘗有一兵一餉付臣挾之而往也
已見兵部覆疏於湖廣調土漢兵二萬雲南調

沐兵一萬廣西調泗城南丹共一萬卽令總兵
杜文煥督率協剿而餉則總於新餉內動支業
奉有

明旨臣隨具疏上

竊不必拘定土兵惟願往者聽或撥梧兵或借粵東
兵可相兼爲用餉亦不必專責之楚有不繼卽
以兩廣解京遼餉接支奉

聖旨狼兵還酌量調發一應事宜會同兩廣總督官
便宜施行餘着該部議覆欽此臣因權漢土兵而

酌之漢兵西粵之所少狼兵土司之所饒狼兵
若調例止犒賞行糧漢兵欲募必藉安家衣甲
用漢似不如用狼之奇用狼似不如用漢之穩
而况漢兵卑弱神氣不張狼兵必驕恣而不爲
我馭卽欲用狼亦必先用漢臣請漢土兼用而
以穩者爲前茅奇者爲後勁然而糧餉不可不
議也今欲量募數千以稍張敵愾之氣計一名
所需安家衣甲與行坐二糧約可二十金則一
千兵卽需一萬金之餉其到彼相持尤難計月

日則所費更爲無底之卮今臣卽盡括木價鹽
利遼餉等項權宜借支亦僅可募二千餘兵而
粵西之力罄矣再請督臣撥梧兵一千粵東兵
三千而兩粵之力俱罄矣乃前項兵餉於何處
取給雖湖廣之新餉已奉

旨動支然未有派分之的數粵東之遼餉曾具疏題
借亦未見部覆之咨文似必藉

天語叮嚀明

勅督撫二臣或楚粵各給十萬或總於粵東遼餉內

支給二十萬餉多則兵多餉速則兵速黔之救
懸於粵之兵粵之兵又懸於

皇上之餉此便宜所當

請者一然而轉輸不可不議也滇與楚有上下六
轡可以轉運猶恐食不能繼乃粵西雖鄰黔而去
黔寔遠如欲從南丹獨山進則吳王二司等處
不無阻截而懸崖深箐恐更有焚劫之危如欲
從泗城安隆司進則關嶺一帶旣已空斷而盤
江循河又爲羅首所據卽湖廣舟行僅可抵鎮

遠而自此以上肩挑背負一兵能運幾何一日
能行幾何不得不移做所在官司沿途預爲接
濟及至敵境想殘破之州邑丘墟之閭舍何從
得米恐亦無人賣米而兵聚之處價必騰外省
之兵人易餒不格鬪則搶掠不饑死則逃亡勢
所必至宜令黔楚二省此時卽預發官銀先差
人多買糧米貯之近地隨取隨足方能安戢衆
兵可無他患此又便宜所當

請者一該臣等看得安苗肆逆黔省圍困兵部題議

令楚漢粵西三省調兵協剿而餉則總於楚之
遼餉動支夫遼餉專爲遼事而設未嘗預料有
蜀黔之亂而多備贏餘以待其用也自督撫諸
臣屬疏

請給除

內帑捐發外臣部奉

旨動過遼餉已七十六萬八千餘兩矣今撫臣何士
晉議募調漢土官兵欲於楚粵遼餉各給十萬
或於粵東總給二十萬師行糧從勢不容已第

楚餉去歲七十餘萬既已用盡今二年分者又
用過十八萬有奇粵東該餉二十三萬除解過
及募兵支銷外止存十萬餘兩近又奉
旨兌發漢省五萬今二年分所存僅五萬餘兩耳夫
榆關展拓虎旅雲屯登津防援樓舡飈發

廟堂方圖恢復之畧帑庾尚懷匱乏之憂豈能再
分遼餉爲他項用顧黔方之危困急於水火鄰
省之剽救切於纓冠合無卽以粵西元年分應
解餉銀六萬餘兩併鹽利木價等項聽該撫留

用再於湖廣動今二年分遼餉四萬兩聽其取
用接濟然用兵久近難定不獨撫臣存乎見少
卽臣等亦以爲不足更望

皇上軫念遐荒

慨發帑金十萬兩解發楚省俾得爲逐月給餉之
需事平卽止至於糧米轉運之艱必不能遠責
於粵應如撫臣議預行楚黔二撫臣坐委司道
官先期料理買米收貯隨地接應務使三軍無
枵腹之虞而鬼方蚤奏蕩平之績夫是役也論

兵務取其精則用漢不如用土且兵精而餉可
省論餉務取其便則粵募不如近募且餉便而
兵亦便總之用粵援黔兵必兼用漢土以相制
餉必資糧於楚以近輸撫臣籌此至熟無俟臣
言矣恭候

聖明裁奪容臣咨行各撫臣遵照動支併乞

發帑金十萬以濟急用且以恤遼餉之窮臣等無任
惶悚待

奏之至

天啟二年十月初八日奉

議行餘着爾部再行設處欽此

戶部尚書臣汪

等謹

題爲屯種難兼事權難一流民易亂可慮謹據目前處法上請

聖裁事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該管理直隸天津至山海關等處屯田安插遼民事務太僕寺卿兼河南道監察御史董應舉題前事奉

聖旨這所奉屯種安插等事甚悉該部卽與議覆欽此欽遵案呈到部看得屯田安插一事因海濱

荒棄之地闢草萊而爲沃壤可以收穀資餉至
便計也又因遼左流亡之民給田畝俾之耕稼
可以安生樂業至渥恩也寺臣董應舉恭奉

廟謨勤勞趨事恨不能一朝荒度而菑畲之舉數
萬生靈而祗席之第事端之創造惟艱人情之
變態不一如遼人不盡願農有司不肯報地賑
恤不兼屯插此三者皆寺臣所謂難也然臣竊
謂第堅持一屯字則三者皆無難矣古者因民
制產無不受田之家無不爲農之人其爲士爲

工爲商爲兵皆自農中分兼其事而受田終歲
猶自若也卽曰士之子常爲土工之子常爲工
商之子常爲商然豈能脫然於農之外不受恒
產不一間耕稼乎今遼人幸離湯火而入關求
活彼挾貲可營運者旣聽便南徙其餘徼藉
皇仁分地給產與以生全之業卽胼手胝足而爲農
夫不猶愈於觸鋒刃舉家離散削髮而爲奴驅
從死亡莫可自必乎若曰强悍善騎射願爲兵
不願爲農則彼屯金甌屯許下渭濱者非兵乎

若曰一受田則世世爲屯軍

國家屯衛基布與農民錯處安見其常奉調發罹鋒鏑又安見其不爲士爲商爲工而共享太平之樂乎故人不願農第勤以告諭曰

朝廷授爾以恒產世業爾且暫留耕種以餬口有願爲兵爲工爲商者聽別圖之弗禁若士若弁宜從優厚者或給地一二十畝以當廩餼或三五十畝以當常祿竊意士與弁必樂趨以爲民望而猶有頑梗弗率者必非情也有司之不報地

一徂於因循惟恐多一屯務以爲地方擾一慮
遼人之悍肆恐其易種於茲邑然靜海縣之四
當口寺臣旣築室以爲遼人棲止天津之葛沽
雙溝等處舊臣可耕種者且寬廣而易爲力若
於此安插得法近者被澤而悅則遠者聞風自
來寺臣車轍所至遼民擁聚歡呼有司固不能
阻截其有荒閑地畝亦不得而隱匿也賑之不
能兼屯謂願賑而不願屯者衆也然惟老弱殘
疾力不能勝耰鋤則薄恤之如養濟孤貧之類

若強壯可任生理還當諭其治地給居地給牛
種賑卽寓於屯中無盡聽其務生理而不務本
雖暫給二金恐卒歸遊惰不免於饑寒也夫稿
苗易爲雨勞民易爲仁以寺臣誠心懇惻勞來
安集固其餘事何難之與有惟是事權難一流
民易亂有不得不詳議者寺臣兼御史銜又
勅書中許照巡撫一體行事權若不輕矣然道府州
邑但知其爲卿寺不知其爲巡撫故文移之上
下不無束閣事體之緩急不無掣肘又奉

旨給發

帑金十萬兩聽其支用前經臣欲通融分用賑濟
則安插更苦不足近臣部題

請另發五萬金以畀經臣前發十萬金俱聽寺臣
取解無容議矣第

皇上既許照巡撫行事而未實與以食院之名遂致
事體窒碍難行似應

勅下吏部議加職銜俾獲展布四體以紓勞畫此所
關於屯插善政者不淺非臣敢爲寺臣干澤也

遼民有勁悍者日操弓矢覲收爲兵此輩固舊
係遼兵不爲兵則恐爲盜將或貽肘腋之憂守
臣總總過計欲送之真保各鎮或往東土平賊
今賊已平各鎮亦各有兵又將焉往似應一面
分給地畝併與居食以安其妻子一面試其精
壯有技擊者登之籍移會天津薊鎮撫臣及通
州道但有兵缺卽行取補旣省安家行糧又得
勁兵實用此則事理之可行者也抑臣復有說
焉今通州撫臣旣經陞任而公署人役猶存寺

臣砥節曲謹一切輿隸之屬向未添設儻蒙

皇上改授僉都御史職銜俾專管屯田安插遼民仍兼提督通州軍務則公署人役無煩更置不惟道府州邑肅於稟成卽遼民之勁悍欲爲兵者益有所繫屬以銷其強逞之心於計甚便且通州沿河上下荒地可屯者甚多通營見有南兵二千二百餘人可令其隨地墾種又天津葛沽等處原有水兵二千人亦聽其移會天津撫臣盡力開墾自安插遼民外其召募南人分佃及

建屯學廣招來等務悉聽興屯田御史會同修
舉實萬世無窮之利也恭候

聖明裁定

俯賜施行臣等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天啟二年十月十七日奉

聖旨屯種安插事相關切聽寺臣從長料理先給帑
銀及另發賑銀俱着嚴覈支給務濟實用以授職
銜兼督軍務該部卽與議覆其收兵補伍并通津

開墾俱着會同各該撫按併屯田御史行欽此

戶部尚書臣汪

等謹

題爲黔滇數省交急西南半壁可憂懇乞

聖明亟發帑金以救燃眉併

勅廷臣會議兵餉以張捷伐事先該臣部題爲黔患

屢屢

聖慮滇危更切孤懸懇乞

聖慈亟發帑銀以廣

皇仁以真遐疆事奉

聖旨雲南危急遼民困苦皆朕所軫念准發帑銀五

萬兩爾部卽行文兩廣總督官於遼餉內對支解給其帑銀留充賑濟欽此又該臣部題爲遵

旨酌量兵機併陳便宜之要懇乞

聖明采擇以奠危疆事奉

聖旨依議行餘着爾部再行設處欽此又該候補御

史王會圖題爲涸轍望援已久勺水爲潤無多

懇乞大沛

皇仁續發

內帑等事奉

聖旨滇餉急需已發帑銀五萬兩其允支兩廣遼餉
仍酌量議處該部知道欽此又該候補科臣吳弘
業題爲懇乞

聖明軫念滇危

大發帑金等事奉

聖旨沐昌祚世守滇藩這征調援剿等事着給勅聽
便宜行餉銀除奉旨給發其本省各項錢糧該鎮
併督撫各官准暫湊用仍着該部議處接濟不得
專靠請帑建昌道路已通新任撫按官催他上緊

前去到任不得仍前延緩沙源等加銜復職已有
旨了欽此又該湖廣道御史徐卿伯題爲危黔萬
不可保逆酋勢不可遏封疆重於積貯拯救壞
於因循懇

勅部院會議剿酋之策力請

沛發帑金速易總督共圖大舉以靖夷氛以彰撻伐
事奉

聖旨逆酋猖獗黔省危急昨已有旨了這所奏該部
一併議覆張我續見催他督兵進援不得因言推

諉致誤事機欽此欽遵通查案呈到部臣等看得
奢酋伺遼左之釁肆逆於蜀安酋又乘蜀之變
繼發於黔楚以援蜀而深入於夔峽滇以援黔
而被截於土夷西粵亦以援黔而議發漢土寧
兵且凜焉有剝膚之恐干戈連結於五省

宵旰屢屢於

九重始猶謂安酋可諭以文告則奢酋當早伏
天誅詎意有苗之不可以舞干格也鬼方之必以殷
武克也至八月初黔撫李標以方寸小疏至猶

謂新撫臣近駐二百里內或能出奇破賊至近日按臣史永安復以方寸小疏至始知二臣將以身爲張許以貴陽作睢陽矣臣與同官二臣讀之不覺髮指冠淚交頤也事勢至此欲無興十萬之師費百萬之餉其可得乎臣部前覆滇撫沈傲舛疏

請發帑金十萬兩蒙

皇上止允五萬近覆粵撫何士晉疏除動遼餉十萬

併

請發帑金十萬兩

皇上止允遼餉而

帑金未許一則曰仍酌量議處二則曰餘着爾部再行設處三則曰該部議處接濟夫自有遼事以來臣部東搜西括已不遺餘力倘有可設法議處不知撫按臺省諸臣當何如苛責於臣部寧肯曉曉以

請帑目于

宸嚴且黔省方在湯火滇粵二撫臣繕兵望餉不啻

饑渴三軍命脉所繫呼吸立見安危伏乞

皇上暫發

帑金二十萬以十萬與滇徑從建昌解入以十萬
與粵徑解楚省聽粵撫取用其糧米隨地接濟
臣部卽行楚中撫臣及僭沅新撫臣遵照

前旨查漕米九萬餘石用過若干未用若干及近地
倉穀碾米用過若干未用若干如再不足聽於
新漕尖耗米內酌量留用務要彼此同心共圖
協濟庶不負

嚴旨之責成早奏于襄之茂績耳然臣等竊計安奢
二酋狼狽相依妄圖薦食我旣宿重兵以鎮蜀
復合偏師以取黔未必能責效於旬頃收功於
期月也自去冬至今蜀黔二省發過

帑金共一百一十餘萬動過遼餉共九十餘萬儻明
年需餉如舊或當增益恐

內帑無不涸之源遼餉更非久假之用天不雨金
地不湧粟此百萬金錢將何以設處而臺臣徐
卿伯議分數路進兵餉非幾百萬不可雖使桑

孔持籌未知所爲計更乞

皇上亟

勅九卿科道諸臣從長會議另設黔餉一項或

內帑

需發若干或各衙門動借若干或別款搜羅若干
必百五十萬以外如先年征播故事而遼餉不
叅涉焉庶山海金湯之固與蠻烟銅柱之標東
西兩不相悞

皇威益震而蕩平可必矣若乃轉輸接濟奔命於幽

崖箐峒之中極知楚蜀之民不勝勞苦然抹溺者必濡手足救焚者必焦頭額宜行楚蜀二撫臣於辰沅敘瀘一帶運餉州縣重加蠲恤毋令冒險急公之民忘勞忘死而不獲一霑膏澤也
恭候

聖明省覽一面暫發

帑金二十萬與滇粵二撫臣一面

勅下廷臣會議設處奏

請施行危黔幸甚諸省幸甚臣等無任激切懇祈待

命之至

天啟二年十月十七日奉

聖旨黔滇需餉甚急內帑匱乏難繼且解運遲緩還
速行附近鄰省措處兌給接濟兵興未已其專設
黔餉事宜便會同九卿科道從長集議具奏欽此

戶部等衙門尚書等官臣汪

等謹

題爲黔滇數省交急西南半壁可憂懇乞

聖明亟發帑金以救燃眉併

勅廷臣會議兵餉以張撻伐事貴州等清吏司案呈
到部先該臣部題前事奉

聖旨黔滇需餉甚急內帑匱乏難繼且解運遲緩還
速行附近鄰省措處允給接濟兵興未已其專設
黔餉事宜便會同九卿科道從長集議具奏欽此
欽遵臣部隨抄原疏併奉

明旨分送九卿科道諸臣願各抒救時良策共襄戡
亂膚功去後乃中外空虛已甚東西牽補不前
間與諸臣面相商確祇嘆點金之無術憫拙婦
之難炊亦有尺幅連篇各展謀慮非嚴覈虛餉
之糜則亟

請王居之渙若戶科臣韓繼思督餉臺臣江日彩皆
與臣部同心共事日講求盈縮之算者其曰庫
藏如洗設處無法曰黔餉別無處法酌盈乃可
濟虛業各具疏以留金花改庫折爲

請未蒙

皇上鑒允臣與諸臣反復圖維於無可設處之中強求必濟之法惟有暫那遼餉取給於鄰省可

發帑金亟救於目前而已夫用兵之數嘗視敵之強弱以爲多寡用餉之數又視兵之多寡以爲奢儉安苗地廣人衆復糾合苗仲九股諸夷我用兵非十萬不可若蜀楚滇粵四路並進聽督撫臨機制變或更出十萬之外未可遙度然兵無定形勝在多寡儻督撫操縱得宜籌畫不爽或

折衝樽俎之間或殲敵對壘之際遲速多寡又未可以揣摩定也今第從諸臣參酌請具餉二百萬以待之可矣查得湖廣一省原派遼餉七十四萬二千四百七十六兩近因照畝不均時爲照糧而長沙一府反加九萬餘兩太重不堪又潞庄應免二萬二千五百八十七兩零今計二項共減去九萬兩共實計六十五萬一千四百七十六兩湖廣南糧二十六萬石例該折銀十三萬又耗米行糧安家蓆竹等項該七萬六

千一百三十四兩又協濟貴州該三萬七百二十兩以上共計八十八萬九千三百三十兩可暫留於楚省者也四川遼餉十二萬一千三百四十四兩又茶蠟生絹藥材銅錫等項該銀四萬六千七百兩南京麕皮料銀一萬一千兩又協濟湖廣陝三省該銀一十四萬三千九百兩以上共計三十二萬二千九百四十四兩可暫留於蜀省者也雲南遼餉一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兩又商稅契稅銀七千六百兩撫按司道贓

罰銀八千二百兩事例銀三千兩以上共計三萬四千九百九十四兩可暫留於滇省者也廣西遼餉六萬九百一十七兩可暫留於該省者也總四省計之不過一百三十萬八千一百八十餘兩此外再無可措處不得不仰望於

皇上矣年來東西交訌徵荷

聖明捐小寶以固大寶

帑金之發不爲不多而干戈尚未底寧則興廢不能顧惜臣等仰體

心不敢如山海百萬之

請第願

遽發五十萬金先爲數省接濟庶涸轍可以遽蘇而
天威可以早震此外仍少二十萬兩則於南京戶兵
二部各借動十萬以共足二百萬之數蓋往歲
開原陷後曾借過南京戶兵工三部共五十萬
今庫藏漸虛未堪多借而工部近因

陵工已取過南工部十萬故今不敢再及也若乃各
省分餉之數固當視兵之多寡然亦須預爲裁

酌毋令有不均不平之議如貴州新撫臣率衆入平越費用未幾查部發及湖廣藩司報解共帑餉銀六十餘萬兩漕糧二十餘萬石近據該撫疏稱多未解到又前此鄖陽撫臣報剩餉銀十四萬三千六百餘兩見貯荊州府庫又川貴督臣前發過帑餉銀百餘萬昨據冊報除支剩併未解銀尚該五十萬聽蜀撫催解外今取貯辰沅庫銀十八萬九千餘兩宜俱行偏沅督臣會同貴州撫臣及催餉按臣逐項查明以濟急

用者也四川撫臣自成都守禦至重慶克復調集漢土官兵將十餘萬前者

帑金分解止得二十六萬近據督臣冊分給十七萬餘皆借用松威等處邊餉致邊軍枵腹待哺且今欲剿蘭復兼援黔此最當多給以補詘乏者也臣等竊計見在盈虛酌爲裒益滇省原議兵二萬宜分餉二十五萬粵省近報漢土兵二萬餘人亦宜分二十五萬貴州撫臣除前餉催解外今亦分二十五萬偏沅新督臣除舊督臣

報貯辰沅十八萬九千餘兩鄖陽報貯荊州十四萬三千六百餘兩外今宜分二十萬而黔粵共五十萬俱解督臣處聽其通融分發者也四川督撫除催解湖廣未到銀五十萬外今宜分七十五萬入千一百八十餘兩聽其剗簡而以餘力援黔且稍補前日之譴乏者也以上或留自本省或解自鄰省各先具三分之二餘相度事勢若何酌量補湊若

帑金五十萬宜先以十萬與滇十萬與粵十萬與

蜀十萬與偏沅督臣十萬與黔撫此大旱之雲
霓利涉之舟楫必不能一日少緩者也夫遼餉
本爲遼而設事例協濟等項亦皆係九邊年例
今山海延甘東西耀甲將卒呼庚遼餉邊餉方
憂懸罄不得已而那用於此乃苴罽補漏朝不
謀夕之計儻徼

皇上威靈一舉而蜀黔蕩定師不必久勞餉不必盡
費斯

宗社之福臣等之至願也如其恃頑負固征戰未休

抑或奴酋匪茹烽火西傳則

訥留金花改折庫局尚當合詞補贖乃萬萬不容已者臣等不敢不預言也夫天下物力止有此數中外灌輸宜權緩急若湖廣漕糧及各省直京邊錢糧未奉

旨動用者皆當盡數解京斷不容輕議留用兵工二部分用加派銀一百十四萬兩斷宜盡歸臣部以備山海窮急想諸臣各抱體

國之忠切憂天之慮無俟臣部之贅辭矣伏乞

聖明省覽

俯賜裁奪

亟發帑金五十萬分解數省其借動遼餉各項及南
京戶兵二部咨臣部照數咨會併咨都察院轉
行各巡按御史一體遵奉施行臣等無任惶慄
待

命之至

天啟二年十二月初二日奉

聖旨這兵餉既會議妥當俱依議行內帑請發已多

念地方危急姑准發三十萬兩以後不得賣奏欽
此

戶部尚書臣汪

謹

奏爲臣病難痊部務難曠七懇

天恩立

賜俞放事臣昨具疏爲臣病危萬部印無歸六懇
天恩亟賜罷斥併

勅署掌以無誤部務事奉

聖旨時事繁難度支爲最賴卿忠計苦心多方支應
還邊旨卽出視事以副倚任不得封印堅辭該部
知道欽此臣感激

言書
殊恩焚香叩謝

高厚其能爲親真踴躍無以自容使臣病尚能强支
也何敢自愛其力以辭風夜之劬勞使部務未
至叢脞也亦何敢自愛其死以孤

聖明之知遇顧臣年七十有三如風中之置燭如秋
葉之辭榮銷亡搖落枉呼吸聞耳乃計部何官
此日何日曩時年例之催發止於九邊爲數止
三四百萬猶苦太倉纒罄自遯左川兵增新餉
至七百餘萬加以蜀黔繼亂或

請帑濟急或於新餉通融計數又當二百萬左右
番追呼莫應蠲者已蠲而請蠲者未已派者已
留而請免派者復至請之不得怨議隨起此臣
部所以難也臣材本樗散質復孱弱當餉檄之
交馳值東道之暫梗拮据百端曠廢千狀凡臺
省諸臣所責備於臣者皆中臣之膏肓實救涇
之藥石其欲臣速去者正臣所感爲知已而不
敢猥自菲薄者也日來就私寓強理公務昏暈
怔忡日甚一日昨擬封印謝事以待

嚴譴而諸司持牘至者非新兵之月餉則關門之草料出入收支勢難少緩不得不強爲批發然昏眩幾至顛仆又不得不爲暫停如此光景必至遲悞事幾以重干斧鉞悔將何及臣嘗謂人臣遇多難之世蹇蹇匪躬以奉

明主不當以性命之憂首丘之願塵瀆

天聰惟是會計匱乏患切封疆兵食艱難憂在

社稷病軀實難卧理重務豈宜坐隳此臣所爲獨

憂懼頃刻靡寧者也伏乞

皇上察臣部有萬不容驕之職臣愚有萬不得已之衷將臣

速允褫放

別簡忠賢精明強幹者代臣受事仍一面

勅令左右侍郎暫署印務庶

國計軍需可隨取隨足臣卽盡先朝露亦可免累鍊之誅矣臣下情無任惶悚激切控籲之至

天啟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當事甚難旁觀輕於議論致爲堅意求去屢疏

懇切難以強留特體矜志准馳驛回籍以需召用
念卿耆德主計勤勞着加太子少傅以示眷顧該
部知道欽此

原任戶部尚書今回籍臣汪 謹

奏爲恭陳堯舜心學併揭敬脩一言仰祈

聖明采納以隆

聖德以振

中興盛治事臣自元年冬入

朝竊見

陛下

仁孝英明有爲堯舜之資

親賢講學有爲堯舜之志私心自慶謂幸逢

堯舜之君而不以堯舜之道上

聞非忠也臣自弱冠頗知學道浮沉仕路家食日久
竊於典謨遺文管窺蠡測有豁然自信者敢不
揆愚陋爲

陛下陳之夫堯舜之治堯舜之心爲之也萬化之平
章皆從心起萬國之協和皆從心運人主欲學
堯舜必以堯舜之心爲心則堯舜之治不難致
也夫堯舜天縱聖智心之藏密卽是中心之發
用卽爲道其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者何也人

心操則存舍則放存則虛明不昧放則邪暗乘之故曰危虛明不昧道心之體其端起於毫忽其精歸於純粹中正故曰微堯舜雖聖智而不以聖智自居察危微之幾廓虛明之用必歸於純粹中正而後已故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所以治心卽堯舜所以治天下者也然道心於何見精於何擇一於何守後世儒者更相解釋淺之近於影響淡之涉於虛寂不知堯舜授受反復諄切其於道心本體精一功夫蓋一

言以直指之曰敬脩其可願是也可願者從繼
善成性以來中心願也理義悅心猶芻豢悅口
自堯舜至塗人一也先師孔子祖述堯舜而作
中庸首章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率性卽
道心卽可願之真體也曰脩道之謂教卽脩其
可願者也戒懼於不睹聞而真性常湛致慎於
幽獨而真性常流總之闡明敬脩一脉而中和
以致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堯舜開天上治實樞
紐於此繼堯舜而作者千古共一精神千聖同

一軌轍禹祗台湯聖敬則爲夏商之堯舜文敬
止武敬勝則爲有周之堯舜漢唐宋英君無足
論至我

二祖

觀心存心操持不懈也我

世宗敬一著箴曰匪敬弗聚匪一弗純也是爲
昭代之堯舜以

陛下睿智性成欲三二帝四三王繩

祖武而追上治非難也帝堯年十八爲天子日兢業

萬幾至享國百餘年治功巍煥

陛下冲齡嗣服受命之長與帝堯不異也臣願

陛下淵然深思毅然獨奮直以必爲堯舜自任

謹持敬脩之脉勉致精一之功

密勿端居不睹不聞也常戒懼以觀道心之呈露
深宮隱微莫見莫顯也常檢慎以察道心之流行
自一念至萬念必反諸真性曰堯舜心思果如
此否自一事至萬事必反諸真性曰堯舜舉動
果如此否是真能脩其可願真能心堯舜之心

何患不能致堯舜之治哉若夫敬脩一語孔子
又嘗以誨弟子曰脩己以敬脩己以安人脩己
以安百姓雖堯舜猶歉於不足載考詩書自禹
益諸臣告戒及伊傳周召諸臣陳誦未有不以
敬德爲本者大明之詩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惟敬可以合帝心也昊天詩曰成王不敢康夙
夜基命宥密惟敬可以凝天命也我將詩曰我
其夙夜畏天之威惟敬可以承郊廟也伊尹曰
視乃烈祖無時豫怠惟敬可以紹先烈也假樂

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惟敬可以端身範也
敬之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惟敬可
以懋聖學也庭燎詩曰夜如何其夜未央惟敬
可以勤朝御也棫樸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惟敬可以肅紀法也大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
其弼直惟敬可以任賢輔也臯陶曰無教逸欲
有邦無曠庶官惟敬可以勵臣工也傳說曰木
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惟敬可以來直諫也周
公曰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惟敬可以厚民生也君陳曰爾克敬典在德時
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敬可以化民僻也伊
尹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惟敬可以節財用也
殷武詩曰不僭不濫無敢怠遑惟敬可以明賞
罰也周公曰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
惟敬可以辨忠僞也板之詩曰敬天之怒無敢
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惟敬可以弭天變也
抑之詩曰夙興夜寐脩爾車馬弓矢戎兵惟敬
可以飭武備也伯益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惟

敬可以賓四夷也常武詩曰整我六師以脩我
戎旣敬旣戒惠此南國惟敬可以張撻伐也夫
敬德之聚也四端萬善之所橐籥天地鬼神之
所佑饗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之
健堯之欽舜之恭天人異形而同體人主能敬
則不違天天亦不違人主故可以迓靈長之祚
可以興多難之邦可以奏持盈保泰之功可以
振戡亂定傾之畧今

陛下宵旰而憂者惟奴氛與黔蜀最爲爾

俯聽臣言以堯欽舜恭獨運於

穆清中外小大之臣誰敢不敬應公卿臺諫寅恭以承

休德文武將吏嚴翼以共武服其於掃滅橈櫓恢復疆土猶運諸掌也春和日暖

講幄將開自經書

進講外願

張德音與輔弼諸臣質明義理堯舜心精具見於二典三謨誠細加紬繹言言可爲著蔡講畢

賜食後或再

召輔臣商確章奏凡進退人材愛養百姓及目前兵
食大計各隨事咨求歸於至當蓋稽衆舍已詢
謀問察正堯舜精一實用不如是何以稱明四
目達四聰也至於

寡慾養心

恬神保體使

精氣日益彊固

志慮日益清明尤敬脩緊切實事宋儒有言人主

一日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
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周召事成王多
引孝德忠良以爲引翼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
右有弼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故成王得爲令
主而追美堯舜臣尤願輔臣以事成王者事

陛下也臣蒙

恩允放

眷遇殊常無能仰報萬一故敢殫抒片曝庶上不負
聖明下不負所學伏惟

陛下留置

御前少無

覽省於

聖德

聖治不無小補臣當從田間擊壤而頌

堯天郊日於無疆矣臣下情無任惓惓瞻仰戰慄隕

越之至天啟三年正月初八日上十二日奉

聖旨覽卿奏發明聖學深切政幾朕知道了該部知

道欽此